

李白诗

寻踪

《夜泊牛渚怀古》

牛渚西江夜，青天无片云。
登舟望秋月，空忆谢将军。
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。
明朝挂帆席，枫叶落纷纷。

《夜泊牛渚怀古》：
怀才不遇，赋诗抒怀

□马睿



今日牛渚。



李白像(马睿临)

叁

怀才不遇
赋诗抒怀捧红了牛渚

反观李白在牛渚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他一样都没占到。

论天时，在李白生活的时代，南北已统一多年了。天下太平，无仗可打，君主对人才的需求自然也就不那么迫切。宰相李林甫甚至还公然搞出“野无遗贤”的把戏来糊弄唐玄宗，杜甫就是吃了这一场荒诞剧的大亏，因而落第。

论地利，由于不打仗，此时的牛渚已从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变成普通旅游景点，根本不可能有谢尚这样的高级将领频频来此检查防务、勘察地形或暗访军纪。李白在牛渚徘徊逗留，除了能寻访历史遗迹、缅怀古人外，根本不可能碰上伯乐。

论人和，李白在牛渚逗留期间，打交道的要么是府县官吏，要么是和尚道士，如宣城郡司马武幼成（《夏日奉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》）、当涂县令李阳冰（《献从叔当涂宰阳冰》）、当涂县尉赵炎（《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》）、化城寺住持释异朝（《化城寺大钟铭》）、横山处士周惟长（《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》）、道士殷淑（《送殷淑三首》）、仓部郎中殷佐明（《筹殷佐明见赠五云裘歌》）、句容主簿王某（《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，达天门，寄句容王主簿》）、溧阳县尉李济（《登黄山凌歊台，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，得齐字》）、横江驿馆津吏（《横江词六首·其五（横江馆前津吏迎）》）等，这些人身份地位和姬昌、刘邦、谢尚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，他们甚至连唐玄宗的面都没见过，又岂能推荐李白入朝为官？

如果你自认为是一匹千里马，那就想办法尽快与伯乐熟起来！如果始终不熟，千里马自己要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。

虽然李白在牛渚未能遇到谢尚这样的伯乐，但却因这首诗捧红了牛渚。后来，甚至还有传言说李白在牛渚骑鲸捉月，溺水而逝（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）。于是，后人便在附近建了一座太白衣冠墓（赵令畤《侯鯖录》卷六），并有诗云：“梦断金鸡万里天，醉挥秃笔扫蛮笺。锦袍日进酒一斗，采石江空月满船。金马重门天似海，青山荒冢夜如年。只因风骨蛾眉妬，不作天仙作水仙。”（萨都刺《雁门集》卷五《采石怀李白》）

南宋初年，墓前田畝间建有纪念李白的小祠堂。南宋嘉泰元年（1201年），道士秦德智于墓地处建神霄宫及李白祠。南宋绍定六年（1233年），鄂州（在今湖北武汉）防御使王明重建墓前李白祠并建暮云亭。明朝正统五年（1440年），安徽巡抚周忱于采石矶上始建谪仙楼及清风亭。明人王道昆又重修李白祠。清朝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太平府（今安徽马鞍山市一带）知府胡季瀛于采石矶谪仙楼旧址重建太白楼及李白祠，始成楼祠合璧之宏丽的规制（李子龙《采石太白楼建年考辨》）。

如今，当涂人民怀念李白，仍流传着许多关于李白的传说。

在安徽当涂采石镇西翠螺山西南部的长江中，有一处石矶，名叫牛渚矶（又名采石矶）。它东起锁溪河，西达大江。高约50米，广约80公顷，突兀江中，峻峭凛然，风光绮丽，与岳阳城陵矶、南京燕子矶并称“长江三矶”。牛渚矶不仅风光好，更是长江下游一处著名的渡口。

李白青年时代名声未振之时，曾溯江往洞庭，在途经牛渚矶时写下《夜泊牛渚怀古》一诗。诗中说：秋夜行舟停泊在西江牛渚山，青天没有一片浮云。我登上小船仰望秋月，徒然地怀想起东晋镇西将军谢尚。我能像袁宏那样吟诵自己的《咏史诗》，可惜没有伯乐能聆听和赏识。明早我将挂起船帆前往洞庭湖，漫天的枫叶正纷纷飘落。

壹

有利渡江
牛渚矶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

在冷兵器时代，长江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天险。每遇南北政权对峙时期，大多划江而治。而当北方要统一南方，军队该从哪里渡江、如何抢滩、如何登陆、如何防御、如何反攻……这些就成了双方主帅必须考虑的一系列问题，而“长江三矶”自然而然就纳入双方的视线了。

若是北军选择从淮河东部落下，走合肥、巢湖、长江一线，正对着的最佳渡口就是牛渚矶。这是因为，牛渚矶紧邻一片江心洲，长江水流因江心洲的存在而被分流，附近江面最窄，横跨仅5200米，对北军渡江极为有利，北军可以顺利地由采石矶渡过长江。

更要命的是，从牛渚矶到南京仅50多公里，骑兵只需一个昼夜就能抵达，一旦北军夺取牛渚矶，南京便危在旦夕。南京一破，南方政权便土崩瓦解。因此，牛渚矶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著名战争。

除了军事价值，牛渚矶还有重要的文化意义。

出身贫寒的东晋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袁宏早年靠在长江码头上替商船扛大包卸货为生。在一个秋月明朗之夜，镇西将军谢尚率众微服私访，坐船途经牛渚矶时，突然听见江渚间估客船上有人在吟诵《咏史诗》，内容全是从没听过的新诗。谢尚十分惊讶，便派人去寻找。原来，正是袁宏在吟诵自创的佳作。

谢尚闻报大喜，遂邀袁宏登船交谈。二人足足聊了一个通宵，相见恨晚，自此以后袁宏声名鹊起（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刘孝标注引《续晋阳秋》）。后来，袁宏历任谢尚的参议军事、大司马桓温的记室参军和东阳太守。

唐玄宗开元十五年（727年）秋，李

白“东涉溟海”之后，返回洞庭湖安葬好友吴指南，途经当涂县牛渚矶（郁贤皓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第六册第2846页）。面对同样的秋月之夜，李白顿时联想到“谢尚识袁宏”的典故，遂写下了这首《夜泊牛渚怀古》。

古人说：“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”（韩愈《马说》），但反过来讲就是：“与伯乐不熟，责任在千里马自己！”

一匹千里马，要想得到伯乐的赏识，拥有施展才华的平台，进而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：你得有“日行千里”的真本事并让伯乐了解你。

贰

伯乐难遇
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

那么，千里马怎样才能与伯乐熟起来呢？换言之，千里马如何才能被伯乐所认识、了解和赏识呢？这就需要千里马满足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大条件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为伯乐所荐。

所谓“天时”，是指千里马一定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，胸有成竹。不光能科学诊断出国家的弊病，还能为君主开出有效的药方。

譬如，诸葛亮虽身居茅庐，却对当时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代表性人物如刘备、曹操、孙权、刘备、袁绍、刘表等的性格、人品、政治、军队、后勤、地理等情况烂熟于胸。最厉害的是，他还能准确预判出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势，并为刘备做出抢占荆州（今湖北荆州）、益州（今四川一带），联吴抗曹的行动方案。

这样一来，千里马一旦遇到伯乐，马上就能如鱼得水、建功立业。

所谓“地利”，就是指千里马要熟悉伯乐的行动方向和活动习惯，预先埋伏在伯乐必将出现的地方，守株待兔。

就拿袁宏来说，为什么他不去别的地方吟诗，偏偏要跑到牛渚矶来吟诗呢？难道真的是巧合吗？非也！这绝对是袁宏预先设计好的一次邂逅。

在当时，北方的前秦、前燕、前凉政权与南方的东晋政权相互敌视，桓温、殷浩曾先后两次北伐中原。到了东晋武帝太元八年（383年），前秦还派兵南下与东晋爆发了著名的“淝水之战”。

牛渚矶因系军事要害，易攻难守，故历代都在此设营驻军。东晋穆帝永和十年（354年），桓温北伐收复洛阳，上疏朝廷任命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。谢尚欲往洛阳，但因病未上任。同年五月，流民郭敞等一千多人挟持陈留（今河南开封祥符区）内史刘仕投降叛的姚襄。朝廷十分震惊，任命周闵为中军将军，驻扎官中，而谢尚则从历阳（今安

徽和县）返回，戍卫京师，加固长江防线，严密守备（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卷九十九，晋穆帝永和十）。

在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下，作为前线防御总指挥，谢尚必然高度重视牛渚矶一带的防务，肯定隔三岔五就要来此勘察地形、巡视防务或暗访军纪。

更何况，谢尚不仅是一位政治家，还精通文学、音乐、舞蹈（房玄龄《晋书》卷七九《谢尚传》）。袁宏选择在此吟诵新作，看似巧合偶遇，实乃精心策划、投其所好。反之，如果谢尚只是个舞枪弄棒的文盲大老粗，袁宏肯定就得另外想辙了。

所谓“人和”，是指千里马要根据伯乐的脾气秉性、兴趣爱好以及政治需求有的放矢，才能收到一拍即合的效果。

不同的君主在不同的时间段，所需要的人才也大不一样。

比如，秦朝末年，天下大乱。陈胜、吴广、项羽、刘邦等各路豪杰纷纷起兵反秦。这时候，起义军首领最需要的人才就是保障后勤的政治家，如萧何、曹参；料事如神的谋略家，如张良、范增；口若悬河的外交家，如郦食其、陈平；能征善战的军事家，如韩信、龙且、季布。对满口之乎者也、只会舞文弄墨的书生则嗤之以鼻。

一次，刘邦带兵路过陈留时，谋士郦食其前来军营拜见。使者前去通报，刘邦正在洗脸，便随口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使者答：“相貌像个儒生，穿着儒生的衣服，戴着儒生的帽子。”刘邦说：“替我推了吧，我现在忙着打仗，没工夫见儒生。”使者回报，郦食其大怒，按剑骂道：“快去！你再回去给沛公说，我是高阳酒徒，并非儒生。”使者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再次禀报。刘邦这才召见了郦食其（司马迁《史记》卷九七《郦生陆贾列传》）。

由此可见，郦食其深深了解刘邦眼下最迫切的政治需求是什么，遂马上改变身份，明明是一副儒生打扮却自称高阳酒徒，以获取见伯乐的机会。

待到天下平定，国家统一，刘邦当了皇帝后，精通各种礼礼仪轨的儒生如叔孙通等便吃香了。而韩信、英布、彭越这类军事家便成了皇帝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必须拔掉，不可久留。

此外，“人和”还包括千里马通过及时、有效的方式方法，来获得伯乐的赏识。

在古代，没有微信、微博等社交软件，信息传播途径既窄又慢。不弄出一点出人意料的消息、奇招，千里马是很难被伯乐发现的。

例如，姜子牙专程在周文王姬昌回城的路边，不用鱼饵在高出水面三尺的空中用直钩钓鱼。姜子牙这样操作，目的明显不是为了钓鱼，而是为了引起周文王的注意，进而与之交谈。反之，如果姜子牙用正常的方法钓鱼，永远也不可能当上丞相。